

孙颢
著

漂移者

人间，变幻无穷；人性，基本如此……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漂移者/孙颙著. -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12.4

ISBN 978-7-5321-4350-4

I. ①漂… II. ①孙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65200 号

责任编辑: 韩 樱

美术编辑: 钱 祯

漂 移 者

孙 颙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绍兴路 74 号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7.375 插页 2 字数 170,000

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4350-4/I · 3365 定价: 27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65410805

上 篇

1

中国闹“文革”的年头，红卫兵最“牛”，爱说牛气冲天的话，比如“脚踩太平洋，胸怀全世界”之类。其实，你脚上没有风火轮，踩了太平洋，肯定活不了。此外，这个世界尽认钱，从没摸过洋钱的红卫兵，出门连瓶水都买不成；再说，外国高速公路旁的厕所，八成要投币的，而且只认他们的硬币，你塞人民币进去，无论元、角、分，绝对没有反应。你冒失地跑出去，不渴死，也憋死啊。

美国人，是真个“牛”。他们口袋里塞着美元，那钱到处认。过去，国人还把它叫成“美金”，仿佛真能顶黄金使唤似的。眼下，没那么“牛”了，但余威仍在，所以美国人跑哪里也饿不着。何况，像我们这样的礼仪之邦，老外来了，一片“热烈欢迎”声，若要如厕，没见让他们先掏钱的。近二三十年，跑中国来旅游、做生意以及看新鲜的老美，真是越来越多。

眼下，生活在上海的马克先生，乃经得起严格考证的美国公民。本人出生于纽约，其家族移居北美洲已达百年之久。比起根底浅浅才移民十几年的新来者，马克的心理优势当然明显。在本国大学

里,与他国留学生交谈时,马克有一个下意识的动作,就是跷起右手的大拇指,指向自己尖挺的鼻子,然后说:“我们美国人……”或者说:“我们纽约人……”

令人惊诧的是,他突然离开百年沧桑的美国老家,飞行上万公里,大老远跑到太平洋西岸,甘愿成为上海滩的新来客。渐渐的,马克不再做那个跷拇指的习惯动作,反而拨拉着耳朵皮,很耐烦地倾听“阿拉上海人”之类的声音。加上美国人天性幽默,幽默是解脱尴尬的犀利武器,他很快毫不谦虚地学会一句“阿拉新上海人”。当碰到出租车司机欺生想兜远路,或者根本不熟悉上海地图的马克怀疑对方兜远路时,他冷不丁地甩出这么一句“阿拉新上海人”,管保对方乖乖的,哪里还敢乱来。

年轻的美国人,特别容易滋养天生的优越感。在他们的眼睛里,地球上的几个大洲,要么是门口绿地,要么是院后花园,四海皆像我家,走哪里也不陌生,亦不会胆怯。马克一米九五的个头,步行在上海热闹的商街上,全身包裹着绷紧的牛仔套装,像高耸的电线杆一般招眼;英俊、帅气,这样的字眼用他身上,不算过分夸张,他完全可能成为女学生们的梦中情人。他身上最为醒目之处,却是宽阔的肩膀上安装着略显天真的娃娃脸,说好听一点,是一张阳光灿烂的脸;那张脸配备在高大魁梧甚至勇猛性感的躯干之上,左看右看,粗看细看,感觉造物主真是富有创意,敢于突破常规。娃娃脸配于猛男身躯,尽管有点别扭,不太协调,但绝对别开生面,让你过目难忘。大高个的马克,成天乐呵呵地哼着美国小调,倒不是像某些过气明星故意装嫩,实乃天性如此。他似乎天生为快乐而存在,脸上总是堆满不知缘由的嬉笑。

追查马克的祖先,纯正的犹太血液,一百多年前从欧洲移居美国的犹太人,家族中没有与非犹太人基因交换产生的子孙,至少家

谱中没有此类正式的记载。至于家族中的男男女女,是否有过与其他民族的性关系,暂时没人研究,或者有人知道而故意不说。马克家族漂过太平洋的时候,在欧洲,德国的希特勒应该出生了,算算时间,那疯子彼时顶多还是个流鼻涕的少年,还轮不到他来抽风。欧洲人虽然早就对犹太民族戒备重重,大规模的歧视与虐待却还没到出笼的时候,马克的祖先早早地移居美洲,是很有先见之明了,让他们家庭躲过了法西斯屠杀犹太民族的灾难。

据说,欧洲人对犹太民族的戒心,最早是缘于该民族的精明或者聪明,和他们打交道,容易吃亏。这点,仅仅是传说,没有历史的科学考察。这个民族天生长商业之道,那是毫无疑问的,水平在地球上绝对一流。上个世纪前半页的上海滩,流传一句俚语,谁精于生财之道,往往被赞叹为“他像犹太人”。马克的爷爷,彼时在美国打不开局面,就跑到黄浦江畔,据说做奶粉生意发了财,亦证明此言不虚。当今的美国,更有一种传说:哪个地区有饭店赚钱赚得人眼红的,那开店的第一位老板,八九成是犹太人;他赚得满了够了,把店盘出去,接手的,则八九成是中国人。中国老板接手赚第二茬,犹太老板再去找新的发财门道。看来,中国人再精明也精不过犹太人。

作为犹太人的后裔,比较麻烦的是姓氏太长,叫起来拗口。马克是名而不是姓。他刚到上海的时候,被人称为马克先生,他听着好不别扭。按美国的习惯,应当把他的姓再加先生作为称呼。上海的朋友们告诉他,你那姓长得记不住啊,马克是德国前货币的名称,我们喊起来顺口啊。马克乐了,原来,他的名字代表着硬通货。他开开心心地接受了上海人强加给他的称呼——马克先生。入乡随俗,逢事必乐,正是他的优势。

不过,面部中央顶着一只尖挺的高鼻子,脸上的光泽又是高纯

度的奶白色，老是龇牙咧嘴地笑，未免显出几分滑稽，有点儿马戏团小丑的味道。马克先生的某位中国女友，一次刚被马克招惹了，正在气头上，见马克先生依然敞开上唇下唇，显露着发亮的门牙使劲傻笑，就瞪圆美丽的凤眼，尖着嗓子狠狠骂了声：“二百五！”

已经相当熟悉汉语、甚至熟悉上海俚语方言的马克先生，当然知道“二百五”是很损人的话，于是歪歪高鼻子，耸耸宽肩膀，非常不理解地问道：“开心不对吗，大家每天多笑笑，这个世界多么金光灿烂啊。”

那位女友是漂亮的上海千金，从小被父母娇宠惯，大起来又被各式各样的男士奉承惯，哪里肯轻易退让，于是更激烈地讥讽道：“毫无来由、没有道理的瞎开心，就是二百五，就是痴头怪脑！”

交往没多少日子，肌肤相亲的机会尚不到两位数，马克先生却已多次领教这位上海千金的大脾气，潜意识中已有了散伙的准备；美国先生，毕竟学不像上海滩的乖男人，不愿一味委屈伺候女朋友。他摊开双掌，夸张地耸高了左右两个圆鼓鼓的肩头，“你知道吗，你的脸开心了就很美丽，像春天的花儿似的；生气么，就很不好看，很不好看，像对面街上卖的葱油大饼。”马克跷起一根又粗又长的食指，笔直地指向对面的街角。一家店铺门口摆开黑乎乎的平底铁锅，现煎现卖圆圆黄黄的薄饼，热腾腾的香气大模大样地飘荡在马路上。那位上海千金被“葱油大饼”这个比喻梗住喉咙，气得半晌没缓过神来；马克则意犹未尽，笑眯眯地又添上一句：“你说我瞎开心，我是真开心啊。我实在想不出，有什么原因，有什么事情，可以让我不开心！我也实在不明白，你为什么总要瞪大眼睛火冒三丈？”

这是非常经典的马克的哲理。他觉得，自己天生是为快乐活着；嬉笑于他，就跟阳光空气般难以缺少。至于秀外慧中、娇小玲珑的上海姑娘无法接受他的“痴头怪脑”，正所谓“道不同不相为谋”，

散伙也就难免。那是下午四五点钟光景,太阳没了暖气,他们所站立的襄阳南路,四周的树木又特别高大遮光,秋风便寒嗖嗖地从树梢间扑下来,从脖子与衣服的缝隙里钻进去,在人的胸口上盘旋,让心也感到了傍晚的凉意。被比喻为“葱油大饼”的小脸上顿时晶光闪烁,眼泪像烧得翻滚的稀饭的汤水,从眼角处蔓延开来。女孩恶狠狠地骂了句“十三点!神经病!”扭头就跑开了,顺着襄阳南路狭窄的人行道,噤噤跑远了。

情人分手,一般总伤感得千肠百回,免不了情意缠绵地纠结一段时间。马克古怪,每次与女孩决裂,看着愤愤而去的身影,在飘荡着几丝依依不舍的心绪的同时,马克竟会突然高兴起来。他的想法诡异:一段甜蜜的情感的终结,也许是另一段罗曼蒂克的开端。于是,他轻轻骂了句美国经典粗话,然后转过身子,不再凝视那具有迷人曲线的晃动的背影,那高高翘起的性感无比的臀部,那曾经给他许多欢乐与特殊体验的身躯。他快乐地哼着浪漫的美国乡村小调,高高兴兴地朝另一个方向走去。

2

常住上海的美国人，社交圈子不算很大。一些高档的派对，比方说在夜夜灯火灿烂的上海商城举办的奢华活动，轮不到马克一类的普通人。身处远离本土的中国，美国公民们街上偶然遭遇，彼此会亲热地打声招呼，但绝对没有中国老乡在海外碰头时那般亲昵。至于社交活动，圈子感、层次感依然十分鲜明。马克之流经常活动的地方，离美国驻上海的总领馆很近，在西区的复兴中路与淮海中路交叉的地段。那里是以老式洋房公寓为主的地段，新建的高层大楼不算多，市容的变化没有其他地块显著。因此，在那些像滑梯般倾斜的屋顶的红瓦上，在童话故事里经常出现的阁楼的小窗口，在花园里探头探脑地伸到马路上方的树梢间，还飘荡着浓郁的上一世纪的韵味。几条马路包围着一处街心花园，是老人们下棋晒太阳的好地方；花园正中，树立着一位音乐名人的铜像。顺铜像目光的延伸线，几百米开外，有数家菜做得很精致的饭馆，或者是粤菜风味，或者是道地的上海口味。下午，一般还供应咖啡啤酒等比较廉价的饮料，那就是照顾西方人的需求了。

坐在那样的以怀旧为情调、为招徕客源魅力的饭店里，空气统统被墙上灰黄的老照片包裹着，如果旁边坐上一位小鸟依人的中国女孩，最好还能开口讲几句英语，听她们张开湿润的樱桃小嘴，说说玻璃窗外被渐渐遗忘的老上海传奇，是很享受、很令人想入非非的事情。这一带，上世纪前半叶是高档住宅区，曾经还是所谓的法租界，来来往往的名人多，可讲讲的故事自然也非常多。像纺织大王的深宅大院就不必说了，单是贴近普通市民生活的明星演员们，在附近留下的足迹也相当纷繁。比方说，至今为老太太们津津乐道的越剧众姐妹，就是在此出没活跃的。美领馆斜对面的弄堂里，有一处地方，长期号称上海越剧的大本营，眼下还是那国色天香剧种的传人福地。与半个世纪之前的区别当然很大啦，关键是少了疯狂的追星族。陈旧的弄堂口，没有拥挤着为一睹越剧姐妹芳颜而整日徘徊的戏迷。早年的戏迷，也是疯狂的，也有痴迷劲，在寒风里哆嗦着站立十几小时，只是为了看一眼从黄包车或者三轮车上跨下来的名角——那是素装的名角，与舞台上的大红大紫相比，有另一种味道。现在的年轻一代，要追的是周杰伦们，为求他们一个签字，可以在宾馆外疯叫一整夜；至于地方戏剧，如今很少为孩子们关照，贾宝玉林黛玉的扮演者，自然感觉出几分优雅的清冷。

马克先生刚从美国飞来本地的日子，随身带的美金只有几千块，那还是在上海发过财又喜欢上海的爷爷恩赐的。爷爷一辈子在商界奋斗，是马克崇拜的对象，马克在大学三年级就选了工商管理的课程，并且顺利地拿到了学士文凭。爷爷有句话，让马克印象深刻。爷爷把几枚从中国带回来的大清朝银洋给马克玩时，声如宏钟地说道：“美国人，天生要会赚全世界的钱！”马克见华尔街的发财机会更多，又决定去读金融的研究生。马克天生聪明，读书向来不吃力，眼看也能顺利地混到张金融硕士的文凭，却为了一个黑皮肤

的女孩，与情敌大打出手。马克交过的女朋友不少，分手的事情也是司空见惯。这个黑女孩，却是他相当钟情的。光是她在床上的那种妖劲，那尖叫起来的刺激，就让马克不肯轻易割舍。偏偏有同学与马克过不去，强烈地与他争那个一年级的新生。马克是在学校的小树林里逮住自己的情敌和情人的。当时那两位已经纠缠得难解难解。马克冲上去一把揪住男同学的衣领，把他从草地上拎起，活生生地把一对欲火猛烈的情人扯了开来。情景之惨，就像交配中的野猫，被人硬生生轰开。那男同学全身沸腾的热血顿时演变为喷射的怒火，一记重重的勾手拳，毫不留情地砸向了马克肥厚的下巴。

在扯开像蛇一样地纠缠在一起的情敌与情人的刹那，马克是理性的，他清醒地估计过双方力量的对比。男同学比马克矮一个头，身材也瘦弱些；马克常年练习拳击，一般的练习对手总被他砸得哇哇叫，所以马克根本没把情敌的对抗能力放在眼里，也没有预料他还会主动进攻。对方比他矮一截，出手的那一拳是由下往上，并且因为愤怒而充满爆发力，正好砸在马克下巴的中央。那里的骨骼不是很坚固，没防备的马克，一时间被揍得有点懵，眼睛里顿时冒出了金花。马克知道情况不妙，如果他不迅速回击，压住对手，下巴上再挨两拳，自己高大的身躯完全可能倒下，就像被狂风刮倒的电线杆。马克不能在黑女孩面前出这个洋相。他把全身的气力集中到右拳上，雷霆般地照准同学的面门狠狠砸过去。

马克清晰地听到自己的右拳与对方鼻梁撞击时的响声，随后，是那位看上去还结实的男同学轰然倒地的声响，同时升腾起来的是对方像女高音般尖利的惨叫。马克感到好玩的是，那痛苦的惨叫，似乎与黑女孩在性高潮时兴奋的欢叫挺相像。马克缓慢地低下脑袋，他的眼帘前，因为方才下巴被砸溅起金星依然在闪烁，视线略微显得模糊，不过，他还是看清楚了，倒在地上痛楚得扭曲着身子的

男同学，脸部中央的鼻梁陷下去，一汪鲜红的血，在白皙的脸上蔓延绽开，仿佛画了朵不规则的桃花。马克学习拳击的钱没白付，师傅教他的是真本事，一拳就解决了战斗。

马克把情敌的鼻梁打断了。对手虽然无法再和他争女孩，但是，马克的麻烦，终于让他不得不离开校园，做不成黑女孩的情人。那情敌恰巧是一位大学董事的侄子，是捐过大把美元的阔董事，在大学校长眼里，那是属于财神爷的角色。别以为美国人事事依法办理。人情、利益也是重要准则。按理说，尽管马克下手凶狠，但情敌动手在先啊，他属于自卫反击。不过，有钱的董事说话分量重，学校就与马克新账老账总起来算，说他大学几年，再加研究生一年多，屡屡肇事，是惯犯，打同学有好几回，眼下是后果最为严重的一次。由不得马克辩解，他干脆地被开除了。

马克没辙，去找爷爷求救。马克的爷爷，是他们家族的百万富翁，也是社会关系最多的一位。爷爷听罢情况，沉思半晌，摇摇头，表示爱莫能助。自己是百万富翁，对方是亿万富翁，级别差得远，没得说。爷爷给孙子的建议，是换个地方玩，试试运道。大半个世纪以前，爷爷在上海卖克宁奶粉赚过大钱，就给落难的孙子出主意：“听说上海又是赚钱的好地方了。去吧，那里的女孩，风情万种，比你的黑妞迷人多了！”爷爷说这话时，右手正抚摩着楼梯转角处的青花瓷狮，马克知道，那是爷爷从中国带回来的最值钱的古董；老人青筋突起的手从狮子背上滑下，一直滑到狮子圆滚滚的屁股处，沧桑的眼孔放出亮闪闪的光来，大约是想到了当年混迹上海时的罗曼蒂克的故事，“去吧，那里也许有属于你的机会。值得冒险的地方，能够发财的地方。当年我过去的时候，也还是个在美国混不出名堂的、兜里没几个钱的穷小子啊。”爷爷想了想，又说，“上海那个城市，对犹太人不错。二战的时候，我们有些亲戚，坐船逃离德国，好

多地方不敢收留他们,后来是落脚在上海的。你应该去那里见识见识。”爷爷说完这番建议,就拿出几张旅行支票给孙子,“去上海吧,那里有很多国际银行,可以把支票兑换成现金的。”老人见孙子傻乎乎地望着自己,又补充道,“想发财,就要冒险。新搞起来的市场,制度方面不严密,是强者为王的天下。年轻人,肯吃苦,肯动脑筋,发财的机会就多!”

爷爷的这番言语,把好色加好冒险的马克打动了。从爷爷家出来,他立马去办签证,又兴冲冲地订了机票。他属于兴奋型的男人,想做的事情,绝对不会拖延时间。

马克搭乘的飞机,将要降落上海浦东机场的刹那,由于风大,机身颠簸起来,机长拉高飞机,转着圈子徐徐降落。马克从窗子望出去,黑漆漆的天地间摇晃着一大片耀眼的灯火,肯定是地面机场设施放射出来的光芒。从灯光的布局看,那机场庞大无比,高速通道上的光亮跳跃着奔向四面八方,缓慢移动着的汽车流,活像萤火虫们在排队操练。剧烈颠簸的飞机,让年轻的马克突然生出些不安来,这时,平生难得感觉到的恐慌袭击了他。面对这片陌生的土地,只带了几千美金的他,真的能够找到出路吗?从小无忧无虑,一直在北美散漫惯的他,想不清楚,如何在遥远的东方,在陌生的人群中,在看上去比纽约还要庞大和喧闹的上海滩混出点结果来。

在飞机上结识的朋友,一个在上海读大学的美国女郎,建议他试着去做美领馆文化处的义工。驻上海的美领馆的旁边,有一幢名叫启华大厦的淡黄色的高楼。美领馆的文化处就设在此楼中。文化处,经常要招待招待当地的文化人士,目的是联络感情,了解城市的信息,所以把它放在戒备森严的美领馆的外面,工作起来方便一些。他们擅用的形式,是搞点冷餐,煮点咖啡,加上放部电影。花费不多,声响倒是不小,大概也可以为美领馆从白宫多争取一点经费。

马克要去做义工,就是在这种小型派对上端端饮料盘子,向漂亮的女士们献献殷勤,属于很轻松自在的活计,何况还能吃喝免费,是合算的买卖。那些来文化处做客的上海文人,讲究品位,不会放开肚子海吃,一般就是要杯饮料,尝几块点心,所以剩下的美食绝对可观,足够义工们享用。对于初来乍到、没有方向的马克先生,也算是一种混法。

马克很快体验到端盘子派生出来的许多好处,未免暗自感激那位美国女学生为他出的主意。中国人讲,老马识途。那女学生早来上海两年,对这里的水土人情,知道的当然比马克清楚。那天,马克在美领馆附近的餐馆喝下午茶、等待晚上派对的免费晚餐时,竟然与两位美妙的上海女郎搭讪起来。女郎是华山路上海戏剧学院的学生,那俊俏的身段和脸蛋是可想而知,否则能万里挑一地考进中国排名第二的戏剧学院吗?年轻的大学生,不管水平高低,多少能对付几句英语,马克的中国话也过得去,交流绝对没障碍。她们知道马克在美领馆服务,立刻对这位异国小伙子大感兴趣,坐在椅子上的身躯,不再做作地挺得笔直,上身立马朝马克这里倾斜,波光闪烁的双眸锁定马克的脸,同时把连珠炮似的问题向他甩过来。提问的核心,基本是与去美国办签证如何提高成功率有关。马克先生自然不会暴露义工的底牌,也就信口胡编答案,忙乱地应付两位热情似火的女孩的种种问题。他的目光在两张艳若桃花的脸上飘来晃去,高挺的鼻梁还嗅到了她们身上散发出来的幽幽的芳香。那会儿,马克不由想起了爷爷关于上海女子的评论,明白了爷爷为何用“风情万种”来形容上海的女郎。

那个下午,大概是马克到上海以来最快乐的时光,他终于近距离地感觉上海姑娘的魅力。唯一使他扫兴、并且大大不理解的情况,出现在下午茶结束要付账的时刻。马克本来只打算付自己的咖

啡钱,坐在旁边的两位女郎却缺乏掏皮夹的兴趣,还不约而同要上洗手间,彬彬有礼地请求马克先生照料她们的小提袋。马克听学电影的同学讲过,两小时,是电影长度的一般限额,即所谓“一泡尿”的时间,电影太长了,观众会集体上厕所。马克纳闷,我们的谈话没超过两小时啊,她们为何集体上厕所?当女郎们姗姗而去,服务生正经地把账单递到马克先生手上时,他不想付也得付了。他刚才还自称在对面美领馆工作,总不能为这点小钱丢了美国大爷的面子。马克掏出一张百元的人民币,只找回点零头。他心里暗暗喊冤,是我回答她们的问题啊,应该她们为我付账才合情合理啊。作为犹太人后裔的马克,觉得这笔交易是亏本了。

从那天以后,马克懂得一个道理,与上海女郎喝茶吃饭,在欣赏享用她们美丽的笑容之后,是要准备掏腰包的,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,在中国,面对女郎的精神享受(离身体享受还远着呢)也不是免费的。谁让你不是男士、特别是美国的男士呢?上海人习惯把美元叫成美金,好像认为美国到处是金子,美国人个个富得流油似的。

3

马克幼年时,就跟着爷爷学讲中国话。汉字难认难写,对习惯书写拼音文字的欧美人士,好比天书。至于学几句汉语,就容易多了。汉语是单音节,发音简单,还没有词缀变化,念一字是一字,让不知中国在哪个方向的马克觉得好玩。当然,要不是因为爷爷的风流,马克讲中国话还不会十分道地。爷爷喜欢东方女子,这是公开的秘密。他与一位来自台湾的年轻女人早就有来往。马克的外婆去世后,他们干脆住一起了。那女子带着一个男孩,与马克年龄相仿,是不是爷爷的骨肉,谁也搞不清楚,至少在家谱里不可能做记载。马克与那男孩的关系不错,上中学之前,经常一起玩耍打架,不经意间,马克连汉语骂人的粗话也能熟练地应用了。现在,这幼年游戏的副产品大派用场。去一个陌生的国度,你操一口本地的语言,绝对博得好感。爷爷还给了他一个忠告:你想在那里做生意发财,一定要靠当地的能人,要有靠得住的上海朋友。爷爷说:“上海人有句话:强龙不压地头蛇。你一个美国人,没有中国人帮你,寸步难行!”